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曹躍淵

龍雲集卷二十八

宋 劉弇 撰

策問中

第一

問古人有言當君而譽堯舜猶人子對厥親而反譽他人之父如孝文則曰務畢之而已毋甚高論然則近功急效古人良有取乎爾也前日業文之士往往以不談

堯舜三代為恥而其後世治功軒軒如劉漢李唐則類以為不足稱述而一切謝去有甚於仆道之芻狗夫孟子言必稱堯舜漢人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兹誠示庶兆不朽之懿尚也若乃漢之文景武宣唐之太宗明皇雖弗逮堯舜三代明甚然豈無一日之長耶要亦有所謂不可誣者矣國家七聖繼繩神謀睿慮所以陶治斯民而綿長久者甚備則堯舜三代之治信已復見吾世矣至於劉漢李唐平時掌運天下者於今獨無可追録

者乎若曰漢雜霸道唐不純乎道德之序無足道者是夸說耳吾子夸夸乎其將掇之也

第二

問春秋昭回之光不燭之日久矣日者上聖宅心焉詔國子增置博士員自三經二禮外士有他日應書而備數有司者許別用春秋自占而其說則雜取三傳諸儒所長以闡秘邃茲誠遠覽旁紹力張經術之盛舉也然考之三傳時有可疑者而諸儒又未能悉到聖處則學

者定於誰而質諸乎夫尹氏一人也或以為女子或以為世卿仲子一人也或以為惠母或以為桓母謂為同邪其異既如彼乃若獻公之取虞虢穆公之拒蹇叔其本末先後反若出乎一人之辭謂為異邪其同又如此以至趙盾許止之事皆經所直書而三子者必曰趙穿謂不嘗藥有是哉又況諱魯黜周戎衛狄晉與夫實與桓文之說為不一耶且三子之得既如此矣而其解者喜為怪迂潤誕又有如東漢之何休者遷就丘明期於

不窘又有西晉之杜預者彼范寗幾矣其失頗多在於摘撮衆家而寡所自負然則求不畔於經者獨誰乎就闕一字子之言得之多者又誰也吾子能審擇乎此則有司亦將惟吾之擇矣可無考焉

第三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序顛毛以為統紀盖自先世已然况叔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就事衆故智益明且其更到之春秋能

鑠其暫彫之質而不能反其彌卲之成德日削之饔粥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諳練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於無斁之耊老乎國家衣德紹休教孝乎元元之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歳時養老憲典乞言則莫或聞焉寧亦有未暇耶考之禮有祝鯁祝饐執醬執爵之事在焉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禄之美存焉揆之前代則西漢之於孔光東漢之於桓榮晉武之於王祥其區區典禮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迹累

前代之闊典舉而措之吾世以為甚盛觀當何施而可耶

第四

問傳曰王者大一統孟子曰創業垂統然則統之為言固有天下者之所欲一而又其所甚重者歟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秦隋拓跋後唐晉漢周以力魏晉北齊後周齊梁陳以脅其所以有天下與所以為天下雖參差不齊蓋皆不出乎功德力脅而不幸其後揉於瓜剖

豆分之餘割裂四出於是始有一隅之天下交禪之正朔堯舜三代而下統之最可疑者其魏宋齊梁陳拓跋之魏宇文之後周高氏之北齊與夫末造之五代乎其始也陳壽蓋嘗統魏而僞吳蜀矣而江南之宋至號魏為索虜代北之魏或稱宋為島夷然則所謂統者尚焉所取正耶此宜前日學士大夫所以有正統霸統之論也夫功德力maximum則吾固知之矣若乃夫統之正不正是有可疑者二三子商講流略舊矣願出一二以折考古

者之惑然則所謂正統霸統果若是其多岐哉

第五

問必將以無窮之後世望乎其一身則可考莫如功託天下之所甚重而處之不吾愧則彌彰莫若名臨功名之會於是焉將之若固有者莫如器成功完名統器而知所從違先後者莫如識盖不有功則莫益於吾生不有名則卒至於磨滅而無紀器不博則其志近以卑識不至則應焉者汨而蹟此有為者之公患也然則古人

兼是四者而有之者誰乎或功名或器識得其一偏而亦足以有成者有人哉無有也吾子丮時方將功以自許名以求聞援器以赴時資識以兼物則固不得而無說也必不得已於古之人擇焉其可

第六

問世傳王氏中說十篇觀其書簡潔峻整毅然如豪士自好者之不可犯而其所自為要不折衷於孔子者蓋鮮世至取其書配揚孟則如通信可謂賢者矣然通乎

居頗嘗為大言或自謂名世或比董常於顔子至其續六經則尤號少所遜避而所謂中說者又嘗摸竄剽取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昔人至謂通書為大公家教厥有繇也或曰通出汚世不激詭不足以明道或曰隋唐史無通傳其事迹又不旁見疑無有通者殆後人託為之也嗚呼通言仁壽大業後事與夫有唐之方興房杜未及禮樂若合符節至其論詩易春秋也有所謂决不偶然者然則非通尚誰者為之乎通之書既如此宜

必有可以施之方今者

第七

問王通有言安得圓機之士與共語九流哉盖學者之於九流尚矣自馬遷著書論列百子而比次之其要有六則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是也其後班固述藝文志頗採取遷遺意弗論列者寖廣其術别而為九以為此九者其所自名家者也故謂之九流然固論九家其始必曰某家盖出於某官則疑固盖不徒附著

也至其論儒家則頗以為其流盖出於司徒之官曾謂大儒之效而司徒之官乃可盡之乎且固號博物洽聞其言要必有足稽者然則所謂九家者於今何官近之使居是官者能各盡其一官之術亦足以為治乎訂正是否非吾子安屬

第八

問洮沫千里東走長淮歲漕七百萬石以實中都此汴水所以為國家不貲利也元豐中議臣懲創湍悍以為

畀時霖霪決溢最患之大者而又苦於方冬閉沍不通則於是請導洛水自大梁以東絶睢陽抵盱眙一切畚客土築兩壖而狹之謂為清汴然成未再期間則澱淤膠澁舟上下相軋失便則首擊尾捩雖檝師櫂工往往褫氣奪色而隨以惡聲葢有日矣夫禹釃是渠分水勢為欲巳害也而利在後世煬帝從而疏之事盤游也而功在今日是豈天意非人力耶今茲乃爾胎弊彼議者寧復有弗究之遺策也將毋為之者固不若無意而直

遂者耶抑亦故時自便於今日耶然前日論汴者以為隋已前盖資梁宋積水以通餉運大業堤而遏之河始為患是說也豈信然耶然則仍故時與從今日孰利講遺策與緝餘弊孰急疏而決之當自何始求隋以前梁宋積水宜何所考信兹事體大二三子其毋務迂說

第九

問錢弊之在天下什伍穀帛而子母之則有國者資之以擅開闔與夫閭閻細民取以利用厚生而阜其財求

必是物也然則冶鑄之繫縣官利害輕重斷可識矣皇祐中舉天下歲入銅以斤計得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而為冶鑄之州有五曰饒曰池曰江曰建曰韶歲入錢以緡計者得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六百六十二方是時雖富民之錢其饒殆可編埒曾不以匱乏聞也自嘉祐治平已還銅額則夥矣冶監則增矣侵尋數十年間蠧弊四出未有如渴錢之今日也爾來歲額至號十二萬以上而地產銅者日益加少且天地之寶藏豈誠有

限耶治未即其處耶殺額以趨者豈工不比耶殆有司過耶若乃銅日弊於鍥鏤之末飾一旦悟而摧之則將已晚矣其尚可及耶方開元盛時歲之入緡繞三十三萬七千不能當吾皇祐二十分之六而唐錢至布滿天下何今日額倍而反匱耶其試言之將語吾子乎使者

第十

問以奠貨賄以阜百賈以究其亡靡利害而使贏不足之患去以應適當之償焉而使放於利者不得逞其私

欲此治世之法所以莫嚴於致詳之成周也厥有貿易之地類非有司如司市賈師司虣肆長之徒程督糾逖其後加之禁誅彼其饕餮之細民直聽其自相勿罔而已而百家之聚千人之肆飲羊撲鼠以幸耳目之可掩者往往而是以至同廛而有倍售之魚鹽接膝而有貳價之芻茹布帛器械之不中度也權衡槩量之殊其大小輕重也若是則投足龍斷乃所以資規利之賤商而童子之三尺尚安有適市之不欺耶亦可謂至無等矣

令欲取司市十有二禁之在民與工商者出而檢焉意者其殆迂乎亦將以為真有補也

第十一

問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然則崇建親親屏衛王室雖前代盛時有不能廢焉者也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而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弊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是以來率享國數百載則宗子之助所從來遠矣彼有以景帝遭七國之難武帝有淮南衡山之變與夫

西晉連更八王之禍遂謂諸侯無足與同憂患者噫是未知主父推恩之令行而姦臣乘之以代漢曹魏躡秦睽孤之迹伺而覬焉者終在司馬也皇家發祥璿源綿慶天枝聖子神孫繩繩翼翼相與蕃昌涵衍於百有餘年如東平河間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前日蓋嘗有自族屬之疏者用經術補吏矣有自武秩而更文資者矣然歲不過三四人其殆有才器淹茂而未有譽聞者歟如曰益出所以近而戚者因使司牧畿郡如古諸侯王比

則又患民故未悉諳練也如曰擢方聞莊重之士使輔焉若漢諸侯相與宋齊典籤之類則又是掣肘之說也然則深根固蔕為不可拔者將如誰世而後可耶

第十二

問灑掃應對雖始學者之末務聖人或有取焉而禮之有曲禮少儀也其本末隆殺大率為後進設則孰謂斯須之頃可置此不講乎今士之游庠序者亦不謂無志於學矣至其能缺然自視而每以不當於禮為恨者誰

哉夫趨隅拾級張拱布武與夫怡聲下氣屑屑之細謹初亦何預術業而術業非此殆無以資晦養則士獨何忍自比於野哉之由𪗾甚之黷且以為閑習未至焉猶有說也若乃盱衡抵掌以散木廢雁視一世之人而甚者有弗鋤之驕色自若之矜氣至并與巍冠侈袂而出之斯悔道也尚亦何說乎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而顏子乃所願則無伐善無施勞嗚呼至矣哉聖賢之事也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願聞

所以自勉者

第十三

問唐設租役調三法詳矣租取之田役取之身調取之家夫役之在民也力不輸焉然後免以絹則役者其三法之中最準者乎葢其法歲役人二十日日當絹三尺大率得六丈焉唐自貞觀開元用之卒致太平則國家前日之役法葢嘗本諸此矣且民以有限之財隸更到之役以積歲之儲支方來之費一日主者按籍大則輓

運之須弊其前小則榷酤倉場之償𠫊其後真若可疚者焉於是一切弛其平居之力而使入歳輸之泉謂爲免役則甚矣先帝恵厚元元之意無有窮已也日者聖上纂承顧以爲疇曩奉行之吏或未盡如法意而法又不能無弊也奮然取所謂役事者付之二三材臣使撥叙焉蓋自千金之家至一廛之氓皆罷所輸入矣故雖單丁孀户緇黄之流卿大夫之籍役之減焉者又過入前日十之四五則沐浴膏澤歌詠隆寛其有甚於此時

者乎嘗聞之矣法張持久者一時之茍且不存焉弊起功初者力繼之繕完每出其後焉草茅之吏如之何其可已也試參周漢隋唐以來有可以佽助於今者言之勿茍

第十四

問名者公器與其末吾忘也寧取毋多而古之人至有休影息迹絕志功名之會以與無聞焉者沉浮卒歲寂寥磨滅而不自以為悔是必以名為不得乎其心者矣

而吾孔孟之徒以為磨鈍振汙非名則不可故以名之不稱於没世為可疾以四十五十無聞焉者為不足畏以施諸身者為存乎令聞廣譽以顯乎父母者為在乎立身揚名然則名也果何負哉亦曰實而已矣世之學者則不然居則曰莫我知也進則曰莫吾與也顧其實方如不比之參辰無當之玉巵斯邈矣而尚怨人之莫我知不吾與則亦可謂寡所自審矣吾與二三子處有日矣必自以為名與實參宜何如也然則所謂名者亦

真可逃焉而吾將為賔耶將多取之無傷也抑亦可以
初無意而後自得也當審處以告

第十五

問黨錮之禍痛哉言乎夫以李膺范滂數子之賢而或
坐取鉗釱或相枕以死而不悔則風俗之移人至如此
也唐自太和以後掎角聲援平居蔽蝕人主之聰明以
私相建置務為不可更易者皆其左右大臣躬自為之
甚者至號牛李一日天子南面喟然太息以為去此徒

難於河北醜虜則可勝慨哉且以為君子固無所黨乎則易之泰何取於拔茅以其彚征劉向何取於禹稷臯陶之傳相汲引孔顔之交相稱譽也或曰人固不可以無黨顧邪正如何耳使此言誠是也則為人君者將何以識其邪正而去取之乎其試著之於篇

第十六

問全美備善不可人人而責有能有不能天之降才則然也聖人以謂將以必不勝之任而加之有涯之衆智

則是為恕心遠而缺事多故寧曰與人不求備用才惟其長而不寧曰吾將教玉人以追琢與夫責騏驥使捕鼠聽鵂鶹使窺晝而為不切之左數也夫公綽之恬淡寡欲以為滕薛大夫則迂矣張敞之剸煩理劇以為太子之傅則躓矣龐統才任治中而窘於縣宰黃霸最優潁川而憊於入相何則有所長者有所短也故曰四士精一德以事其君豈虛言哉方君相材官百吏赴事功如不及之時其間不無所當先者是說也顧以為非折

諸吾子莫究姑試言之求合孔子所謂使人器之者

第十七

問兵者已亂非所以胎亂與所以養亂且拏亂而遂至於喪天下也追觀前世兵制惟丘乘為完簡而有要其後西漢則有五營騎士六郡良家子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因事以立稱厥當作蹶張材官羽林期門佽飛孤兒因稱以講才三代而下言兵者有足稽焉迨夫三國分天下鼎峙五胡據中原力爭代北相長雄而江左更紛放

於是兵制紊矣唐因周隋之舊始制府兵方其盛時十道置府至六百三十四悉有名號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三皆以隷諸衛有警則疾征汎掃為勝兵無事則持饁從田為良農此其凛凛號有丘乘之遺意者也國初剗夷荒類團天下精兵聚之京師而禁軍之額合一百八十五自殿前侍衛兩司下至皇城騏驥率有所領此亦與西漢宿兵内地無以異也異時邊防號弓箭手者皆授以田此亦與唐隱兵於農無以異諸君試合前代之

得失以附之當今若曰兵事固大未易質諸草茅則雖微吾子誰不樂為此者

第十八

問山海之貨所以養人者不貲而茶之為利尤博秦漢以前未有以茶為禮者三國時孫皓每享韋曜許以茶荈代酒其後謝安過陸納納待以茶果自謂我家素風茲其椎輪與然亦未始有禁也味源寖闢羣嗜大騁故趙贊領度支而竹木茶漆類皆有稅實始於有唐之建

中張滂使鹽鐵奏立茶税號十分税一實始於有唐之貞元於是厚利始籠於縣官矣然猶陸羽著經毛文錫綴譜温庭筠張又新裴汶之徒或纂茶録或製水經或述顧渚至相踵於世百年巳來極於嗜好略與飲食埒者其今日乎今日第茶者取郝源為上至如日注實峰閔坑雙港烏龍鴈蕩顧渚雙井鵶山嶽麓天柱之産雖雀舌鎗旗號品中勝絶不得與郝源方駕而馳也其品制之殊則有若金挺六花葉家白王家白其色類之殊

則有若的乳白乳頭金蠟面京挺好事者往往抵金茶
民不遠千里此比歲之禁所以愈密於疇曩也日者議
臣深究厥弊一切條上乞弛去榷法以便公私語其大
較則商之宜已詳矣若乃纖悉委曲尚亦有可言者乎
二三子其考古以驗今毋忽

第十九

問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輔弼王室共守天下而為
長世無窮之慮其為法甚密而小大之勢皆足以相維

持故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下至卿大夫百乘以大使小以百使千十當作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而三代享國最為長久自秦罷侯置守漢魏以後相承一法藝祖革隋唐五代藩鎮之弊並設郡邑差擇守長幾二百年安於太平原其創業造統之意豈不以京師之於州郡譬猶虎兕之有爪牙鴻鵠之有羽翼爪牙不銛利不足以滅百獸羽翼不完强不足以絶千里州郡事力不充不足以杜漸防微而捍倉卒之變此理勢之所必至也議

者以為承平之久州郡之權日朘月削遂以寖輕若夫泉幣銖兩分歸於計司尺籍伍符移隸於諸將丁黄保伍外統於使者而州郡歛袵以尸百事之責是無異於委人以牛羊而絶其芻轂驅人於攻鬭而奪其芒刃其為患豈止廢壞毀傷而已哉茍欲使今之州郡漸復於古稽之前世輕重適中孰為最近夫圖治於未然觀變於甚微固儒者之職也試詳言之以蔽有司之惑焉

第二十

問干謁有禁著於令甲有自來矣吏弗加廸廼者聖上憫

焉取元豐巳來有司未盡推行者上自一二大臣下逮

百執事之列凡府寺臺監號為要切與夫廩膺筦榷之煩

拏一切中重之使毋敢不恪雖三代直道而行太古天

下為公不加此矣夫寡特之與比周靜止之與躁動一

人之身何求而不得顧上之人有以逆處其未至耳且

異時日力弊於無涯之將迎公道屈於臨時之請託者

今玆壞植謝舊宜不無其人矣異時操竿牘揄侈袂望

塵雅拜纍然乞憐者今茲削迹休影宜不無其人矣義命之不安廉恥之不力雖有知巧將不能善其後則吏議怵之故也夫茍且之俗黜則僶勉服勤者奮奔競之風弭則篤於自信者興是則名為禁之勸在其中矣是宜學古入官者之所樂聞也諸君其試考古以驗今上以焜燿吾君相之盛舉下使斯民知公道之有在顧不韙歟

龍雲集卷二十八

龍雲集卷二十九

宋　劉弇　撰

策問下

第一

問文字之職歷試一作世選之尤者漢有待詔金馬門梁有文德殿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麟德殿皆所以規恢英躔奬拔士類故必學涉詞尚足以高前躅擅當世然

後居之而不疑太宗之始旁引秦府記室合十八輩置之洪文館諏逮得失時號十八學士入館者自謂登道家蓬山開元中明皇更集仙殿為集賢以寵張説自是集賢之名因以不廢方其盛時韓翃閻伯璵孟羌朝陳兼李白之徒相與抽酣思振孤韻抵掌髙睨至無敢誰何者一何韙哉近世雖有修撰校理校勘之號顧非其舊矣翰墨之壺至乃一變而為膏粱之區再變而為酬一作畴勞之地髙謝偃蹇援一作棲筆不下尚修撰云耶汗

青磨滅於古初蟫蠹蕃息於當年尚校理云耶先帝創
艾斯弊也一旦罷去之至盡挈其實以歸諸著作正字
校書焉然議者尚以為白黑淆亂淄澠不判則不若用
祖宗召試故事以訂其才否可也且恢文墨之地責之
文墨之事則誰非文墨之人一日拔置嚴近俾之代王
言運樞極此其出也孰謂勿試而可二三子試為具之

第二

問以言取人則迹掩於浮譽之易移而實喪於繁文之

每勝然考其猶有補者其賢良方正乎自孝文親策晁錯於廷其後千有餘載雖賢君磊磊更出治世凛凛相望然褎然之詔不害為歲下莫舉之罪特當作時議諸禮官則誠以賢良方正欲助於人主為不少故也是以一雨暘之不若一日月之薄蝕民焉有未知之利疚國焉有未講之隆替一旦操筆天陛之旁皆得列而言焉決游氛之蔽虧增白日之末光古所謂不諱之朝盖不過如此奈何其罷之哉彼説者不過曰君子惡訐以為直

又其記誦瑣瑣初非經奇是應罷耳曽不知得一通春秋明王體如漢之董仲舒得一奮不顧身排斥大閹如唐之劉蕡則彼賢良方正獨何負於得人哉自歷科以來豪傑魁磊之士抱器業蓄憤懣思欲一吐胸中之奇者幾人於兹矣且罷之誠便則古不宜有是科也日者固已復詩賦矣豈詩賦可復而是科未可復乎抑亦復之固自有漸乎將復與不復未足為科舉之增損也願聞所以不吾隱者

第三

問五代彫弊習俗之日久矣天右吾宋爰集有命藝祖神武震疊頓八紘而掩之卒定天下太宗祇欽靈承奠枕覆盂以冒生齒告成天孫揄迹貿古羈致二敵餉之金繒時則有若祥符嘉祐乾旋坤轉吏宿業而民向方時則有若治平元豐一祖五宗百年於兹蓄毓渾涵協登至平休哉粹乎不可尚已聖上龍飛奄宅四履祗厥顧命疚閔於心誠有意乎式往訓而席前休也然議者尚謂

凡祖宗詒孫謀以燕翼子振丕緒以紹昆裔者亦已勤矣曾未一二而舉行之則豈為之輔相者亦有待耶且宣王之始天下之勢不啻如綴旒棲苴而卒所以攘獫狁平淮夷者以吉甫張仲之徒相與復文武之業故也孝宣雖號綜核名實而卒所以熙甘露神爵之化者以魏相舉文景武宣故事故也然則為今之輔相尚何待而不為哉諸生試言其所當先者求以復諸上焉

第四

問王迹熄於不競之晩周而春秋作本末十二公始終二百四十有二年紐絶綱墮横流抗於一王之法推之乎三代之上至矣其書則存乎說理其義則存乎推見至隱其貸善而抑惡則雖斷編缺簡零落之餘華衮之休鈇鉞之慘凛乎其如長在也是仲舒歆向之徒用以考災異則雖猶揵鼓以須聲而不疑之按姦不過取諸斮贖之事而足耳故曰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虚云哉運丁神考自我作古

置官師揚俊傑使之應吾時求者非經無須也而春秋不預焉彼爲士者亦以是書爲無預吾事則往往撫衷高謝不復省録曾不如諸子之醲細文該近趣者時見採掇也且春秋以經則居正以本則本之聖人其未暇及之也寧得以爲無謂乎豈以始學者本之以詩書智不足以逮此歟亦以時無咲助未可使之昌言歟將三傳已自有得不復以遺後人則莫若姑置歟左氏傳歷漢數世不列學官晚見好於劉歆乃始盛行然聖人之

經非復左傳比也今也舉而明之殆其時乎二三子試語我乎㕓略

第五

問悠然來汎然受施施焉而眡以私遂至巷結轍而户摩肩誠天下之所公患者此前日禁謁謁禁之科所以不得已而設也揭榜當户者不知凡幾所跧卒歲者不知凡幾人上自相府下逮守令與夫米鹽筦榷之微一切檢以限劑畏事者至號其法為拘文謝故舊如藐

爾之塗人弛慶弔為不切之小謹卒然相遭未暇轉盼

已如傷禽之驚虛矣夫宰相為天子求士宜莫親焉躬

吐握之勞則聞之周公矣闢是相閤則聞之平津矣今

也何獨與之殊乎至於守令則又使客之禮不可一日

廢焉者也奈何其泥之哉或曰禁謁謁禁是非塹人而

絶之將公天下踈戚而一之也夫何病或曰三代直道

而行禹稷臯陶相汲引而不為比周則公踈戚而一之

孰大乎是且前日朝廷柄用二三大臣有不便輒弛以

利人則天下喁喁寛簡之秋也彼禁謁謁禁意殆將革之乎若曰事固不爾則謹以遲諸生之告焉可也

第六

問久矣醫之不可廢於天下也洪範六極凶短折預居一焉而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雖其苛細之皮膚若不足治而祝藥劀殺之齊猶掌諸瘍醫則所以俟民者亦以盡矣上古之

俞跗中世之秦越人春秋之和緩與夫漢倉公魏華陀之徒或激怒蠲痾或湔浣胃腎或處以法度毋得輙更或為五分之熨八減之齊以摩按調餌之所至無不立愈者何其神哉末世之醫至乃弊神於刀圭刓思於肘書砭數寸之芒操盈粒之炷自以為岐伯鬼臾區復出而曽不知起仆肉枯之妙正在何許療治之効纔十二三而斃者已過半矣古人求醫必於三折肱之家厥有意哉我朝張彼壽域一躋含生上而京師則有翰林尚

藥醫學之徒妙手揮斤下而郡國則醫博助教時出砭劑以振綿惙愈至厚也向急售淺中者或掊於末利或窘於故步高騶大奴輝駛委巷甚者一發囊之頃而隨手規贐又況其術初不善耶今欲如周官歳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而上下之與夫死生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然則所謂制其食者當以何道書死生定如何也願聞其略

第七

問聖人沒中國晚乃有佛而凡先王留迹以接麗者始不競矣佛之說曰無始以來誰頻愛纏淪苦海者彼惟不知最勝法中有無上果可以證人可以超方而方復羈嬰滯念執着妄緣浪與腐朽俱化是誰之過歟於是出其所以為人者而悉得解脫者一切界之號教外别傳至以有生為西兒以為證是則成佛反是則轉徙多刼佛之說如此其徒之從事於佛者亦不過曰如此夫佛與其徒正自不得不爾何預世俗而近世好事者至

乃假此以售進取名則儒也糠粃堯舜蔑矣曾史有問焉者曰佛之語則然行則儒也充腸以稗飯掛體以番衣有問焉者曰佛之教則然懆吻捷給是東方所號隱語者也自謂為禪酣暝一榻是宰予之無事者也自謂為定禮義之冠冕指為當身之桎梏天屬之子姓視為生外之長物示奇則飾怪語以等偈頌矜博則標子注以燕貝蘗察其機械小數初在肝膈之上錐刀之末而徑欲馳四無礙辯擅六波羅蜜亦可謂不量力矣彼其

有得者果若是乎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而孔子惡似是而非者嗟夫儒者之弊一至於此諸生其東㕞乎

雜著

海門按田書陸瓊橋壁

淮海人謂水南貫而順下曰涇若顧凌涇六丈涇是也謂始别而卒并曰洴若黄洴是也謂挾水所奔注使泛且不漫曰夾若鱸魚夾鑊沙夾是也溝則取其駢驪一作

雜列若匝舍然故有新溝京本有港字則以其潏潏如人之赴委巷故有曹梢京本作稍港貼四達而平者也沙坌以矗一作介立聽一作耐齧蝕者也符括農民耕且使有名者也沾土之絶海京本作溝而遠於中者也段某有某土而限爾疆此界者也塗㵻而起者音搖滛而下者醶瀦舄鹵者退灘殖且漩京本作函漫不任墢者而捍環田若舍以却水者也元豐六年秋九月余按田始得黃漭愛其寬平博衍一作愛其沃甚以謂雖使注濁涇其中求沃一作修於是弗能也道

旁見犂田稻一作科洒洒如攢指問土人皆曰此稻之最良者民築場焉一作場馬有積秸一作藁如坻建小穽其旁自謂囮傳一作旁囮率羈狗棲人使盜一作衛至終夕役作不休少怠則繼之以歌呼為踏場相舂者無問京本作閭童一作兒媪悉和也其白晝相追逐鼓歌相期會遣巫下神間遺米圓一作小兒徼祈賽福翁若客操雞䴢潰蟹醑列置中求酒家往飲啗醉者或仆卧塍間或袒跣作指儲胥一作所儲曰吾醉鄉物也一作吾醉資也其術樂盤一作術術樂易如此蓋惡

歲之幸民也一作故余按視不敢食頃弛也明日抵顧凌涇按劉孫旺十二人號海塗者最題楊王廟壁又明日按王守明段鳩袁瓊等六葦覆視前所驗槁苗懼竄於實也又明日背飛壠越新羅貼過坊之為一作在東下沙者少前濟丈涇抵蔣湃蔣湃少通一作善道垾中絕如決蛇眗潮汐去來一作潮頭狂奔比他處尤險澁者也李善璨左素三瘠田在焉已而望東沾求陳楊符故登醎水垾絕處悼仁孝村逃者不復故一作美田為莽墟追念禹功愴悢一作愀愴者久

之暮宿陸瓊訪一作訂前路夷險是行也寧復有美田盡如若者乎鼔歌相徼逐寧復盡向時之民乎道之險寧復有險於蔣湃之東西者乎因壁之以告後按田者使勿苟而已一作它日吾將徼諸行却無因壁之以後語

書隱居王適中壁

吾友適中天資豪爽雖蹭蹬有司積稔而視世人猶吷也故論文則拔牙角商詩則躋奥突頫俯千世爪掌萬微不泠汰而清不嘬嚌而腴視之如汾鼎周鼓楚松越箭

不徒古韻高出而彌今益蕭洒也豈與風塵中物計勝負哉元祐庚午晦之前四日偉明試筆

書漢武帝故事後

撰人班周世出官次不他見故事中言儀君傳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元延成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人歟及其後言迎神說鬼神事與浮屠相類則予又疑後人託為之然其間敷叙精緻雖多誕謾不經要不與外戚郊祀志相表裏者葢鮮以為非西漢人

文章不能予從里人王夔玉得是書因為之讐正非是十二三既傳之别本則輙以此本歸王而附所識周者

元祐乙丑孟夏廬陵劉弇跋

刻劉宜翁五詩碑跋

一日有郵筒自羌南來抵余與李君英發者則前韶州太守吳興劉公所遺五詩也時仰山上首德親適班坐余謂李與親曰公詩語灑灑似從天仙中來其傳而在人間亦既多矣使讀之者不問其所從得必曰劉筆正

爾譬之水下千仞清壯峭潔可望而知也而此五詩者尤號孤唱不刻繢而工非韻偶而律其懷舊儆新弔歎荒落方復螭蛄悠悠之徒而與彼眺盼八極者相季孟則豈若遊仙步虛之作澒神汰慮仡仡而後為至哉於是親決起斵叩曰審爾願丐本乎子副諸豐珉相與好事者為私室侈如何余與李笑謂曰親乎哉尚詩為耶夫知好公詩而初不自好念與好之者同是真好矣吾等亦何復執惜遂探本書其後以畀之公節義人也當

官敢任大事則今所至自謂京本作號三茅翁者元祐三年

仲冬廬陵劉弇前暉閣跋

書楚辭後

玆本傳自廣陵董天民主通之靜海簿自云得之林公次中家次中得之子固所謂秘閣本者比模本十異四五予從天民求之十反不厭然後得而視竄字之在模本者與模本莫有而予注其旁者類不少則乃歸以其說為信然是則楚辭善本視天下宜不多有矣故余於

此本尤系志焉元豐四年秋九月中澣琅山識廬陵劉偉明

龍雲集卷二十九

龍雲集卷三十

宋 劉弇 撰

疏文

興龍節開啓功德疏文代洪師態伯通待制

右伏以曜靈契夢華渚發祥真人開載誕之期緜宇協延鴻之望況臣民社分寄章紱榮身生成京本作平靡佗裨補何京本作宜有雖乾坤之造終始難報而臣子之願中外

則同奉千官京本作歲之觴目斷堯天之雲日考諸福之物情深周雅之岡陵爰即梵宫仰祈覺蔭伏願皇帝陛下鴻名載赫懿鑠於昭一六合以宅中四三皇而觀妙域躋品庶衣燕京本作賜高年無疆惟休永錫難老占南極之星者一旁京本作宜增有爛之輝聞京本作高中嵩之呼者京本作有三更協後滋之數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祝頌激切之至

又

右伏以瓜瓞緜休電虹誕聖龜鼎兆一人之慶葵藿傾四海之心而臣尸責熙辰饕榮外計範圍所至熵灌何功雖成物者洪造之難名而愛君者有生之共願指日下而長安方遠莫奉宸觴詠天保而南山不忘獨先祺算厖徒開士徼福大京本作覺雄伏願皇帝陛下有截承祧於皇憲極性五帝之仁於堯舜廸四人之哲於商周星揭老人數超神筴且天地無情於芻狗補報終難茍雲雨或致於來龍感通斯畢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在州官

右伏以甲館延禧流虹誕聖躅獻歲發春之候兆乘乾出震之休葵藿知傾臣子敢後惟大雄之普覺京本作現緬浩刼以播慈載欵紺宮仰祈祺京本作洪算伏願皇帝陛下庭衢六合步武百王駿惠麗鴻寵綏戴履問塗而迷七聖後天而凋三光應飛五之龍廣燕謀於下武探得一之策邁慶祝於華封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西衙侍禁

右伏以天命集而前緒光德水清而真龍降千齡啓運
萬寶延禧況臣身荷寵榮屬聯姻婭雖難報者聖神之
天造而知傾者臣子之葵心爰欵覺慈仰祈祺筭伏願
皇帝陛下六龍邁震兩作前離隆不拔之丕基耀無前
之懿鑠星輝南極呼契中嵩無疆惟休巳慶京本作聽謳歌
之歸啓以莫不庶更資富壽於祝堯臣無任云云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代熊待制

右伏以洞庭汎而木葉下一氣驚秋黄河清而聖人生

千齡協契啓嬪虞之溈汭兆興夏之塗山天壤烝和華夷均慶不有覺慈之祈嚮孰資履筭之龎鴻紛緇侶以趨蹌繹貝文之祗遠翕是百祥之降證兹五福之先庶期消埃有補淵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素舒閫教厚地敦方任姒之光大周家德盛而未嘗遭變馬鄧之維持漢室事叢而纔足解紛非如擁日東桑回春北陸措洪業於聲氣之弗動廣慈訓於謳歌之巳歸而臣某猥㕑外邦適逢令節沐雲天之普施欣草木之餘生建隼憑

熊千里尚留於楚尾獻芹傾藿三呼敢後於嵩高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右伏以萬物順成方應金行之序千齡集慶誕開文母之祥實惟夷夏之交欣更協神天之來相梵金布地曲致精嚴貝葉披文載陳悃款庶集上聖之善仰資有永之年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體坤元信膺天助宮闈正位飭陰教以修明宸扆聽朝散仁恩而覆露羣生悅豫

四海敉寧臣某等忝冒王官運逢令節物難論報但傾懇到之心美必思歸願頌緜延之壽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右伏以盛德在金王宇快涼飔京本作飈之入皇天開聖璇宮儲慶誕之休元雲布色以通霄一作宵太陰騰精而協夢德均持載歡動幅員惟含齒戴髮方幸於闔希曾鼓腹擊壤不足以報稱自非款西來之最上何以佐南山之疾呼載繹貝文肅將蒲饌冀靈長之曆筭茲擁祐於

覺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纘女延鴻俔天錫羨雍容彤管之法度增大軒星之輝光位正六宮協王（京本作關）雎之詠周姒母儀三世（京本作四海）陋沙麓之興齊（京本作有）田（京本作商）壽域躋氓樂郊適衆有效珍之百物無失所之一夫臣某等令節親逢薄躬知幸居然傾藿空迷魏闕之思迹彼獻芹更效華封之祝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代在州官

右伏以璇玉成宮星娥協金行之應元氣覆戶地維符

火德之祥序届秋辰天開慶誕擁百靈而篤祜奄四履以暘和徧款能仁更資有永煥若禪扃之金布闡然淨侶之雲臻啖貝字於珍函致蒲盂於香積俯傾葵懇上祝椿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軒揚飛輝椒塗抗則負扆憑几之隆顧託奠枕覆盂以冒幅負式朴以嬉既安且治而又率循嘉祐之故事對越仁祖之閎休赫然隆名高彼嬃古臣等幸緣天與節乃時逢且清明再造於乾坤雖形容而不得而喜慶預知於蛛鵲庶感通之可期

臣等無任云云

坤成節啓建功德疏文代洪帥熊待制

右伏以配文嗣音太姒肇洽陽之福母堯成聖慶都儲斗野之休候爰届於清秋節適臨於慶誕觀萬物之理皆知致養乎坤誦小雅之章敢不思報其上是用心先傾藿地款布金力資西鷲之覺慈仰祝南山之斋筭伏願太皇太后陛下無疆垂裕俾艾延鴻有開必先永錫難老清蹕而朝萬寓後天而凋三光擁介祥祺億寧𨻶

世雖亹亹神明之顯相輔順當然而區區草木之微生投誠止此臣無任云云

又代衆官

右伏以雲容入户一葉應天下之秋玉色覆衣萬世得聖人之遇天地之生成無以報華夷之鼓舞無一作莫不同方屬葵傾敢祈芹獻上萬歲壽初遠於千官歸兩足尊莫先於百順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增光離照開大震塗未艾延禧無窮申筭動星躔之箕翼叢雅什之岡陵

大德之必得其名已餘夐古多益而以莫不庶更祝後

天臣某等無任云云

祝文代

謁文宣王文

惟天地之大萬物雖知不能報然無不報之萬物也夫子天地也顧區區薦奠何有哉亦誠而已矣某守藩之始方徼王之休以芘斯民取王之所以遺後世而無窮者以教學者則凡進謁祠下敢不式遵故常王其肆臨

之無替尚饗

謁袁國公文

惟公懿言行以開後學時用舍以同聖人視儀上公以食兹土某守藩之始典禮有在敢不舉以從事是用躬謁祠下庶其臨之尚饗

祭順濟龍王文

夫雲雨固王事也千里赤地凡神而食此土地宜愧之而王未暇及此豈太守咎耶謹用所以當告者待命祠

下惟王其利澤斯民毋忽尚饗

祭海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脮京本作庶脩之奠致祭於大海之神曰海之在天地間釃百川使下赴且包焉而不拒也初無小大汙潔之辨紛萬族使蕃息冗長而吞吐踸踔乎洞鴻漭瀁之濆也曾美惡之莫孑間夫惟萬族也而無所間則宜亦不使一民或失其一作於失至所夫惟百川也而無所辨則宜亦不使一方之獨被其患間之往歲若

實憑怒弗循京本作適厥經漩瀾倒注奔鯨駭陸鼉鼍生釜
天吳馬銜蜩螈陽侯抃手舞歌颶母抗雎嚇鬣曝髻千
里悉湫斯民嗷嗷靡所控告彼膏者壤爠焉如掃豈伊
民祀弗將弗虔豈伊沉磔曠廢歷年若譴若訶靡逭斯
慈今令之來也實父母斯民而適繼其後實猥有此土
以處而戚休是究實土毛生齒之弗靖為憂實賦輿貫
粒之腐敗是疚實維霖霪懼或沛滂實維塹防未悉完
構用廸悃誠將事滸湄碩肥者牲肴羞孔時神若戾止

以妥以綏將若是使往者之汹湧妄行反而為今兹之利涉安流也將若是使往者之秘怪騰軒激射濤波反而為今兹之儲窨宅幽也將若是使往者拔木飛屋不約之怒號反而為今兹冷風之疏和氣之游也將若是使往者霾昏不祥祲曀蔽虧充塞上下反而為今兹望舒之夕泛翔陽之朝浮也登餘波於上而揮蘇苗之旱澤霽澄漪於下而為（一作列）瑞世之閎休長魚蠯蚶民食夥稠舄鹵淫夷下滲弗留（京本作宇宙）毋或贔屭摧檣傾舟毋或

潰京本作潰鬐鬣漫民疇毋使鋸牙𩵋尾乎揺毒毋使旱魃

蜞蜼乎肆媮毋怠乎其應毋愆乎其求其毋爽神之貺

其毋貽令京本作神之羞尚饗

祭王荆公文代人

噫嗟公乎何為其然乎豈富貴廹而賢有智累乎將造

物者畀付京本作賦施予或嗇或賸而羌不可以力騁乎抑

亦靈芝之慶雲止為瑞物而固不免夫翕霍而散與濯濯

而萎者乎且從古以為難者莫甚於掃不根之蠹起久

仆之瘻以與一世期京本作蘄乎有成而甚者至使天子快登平之適遭斯民無睚眙之斗駭非守能固其初力足以劭其後者能之乎然士或勇於有為而昧於知經求究乎此者不踦則蹟而於斯時也有能爍傳注之秋燐探百聖乎虞淵偉然號為一家而使後世於此有攷者方自我作訓則可不謂睨聖人之閫而直躋者乎已而㧜去事權一毛九牛凡此者人皆難之而公或以為易人皆偏焉而公可得而兼若公者其殆命世乎其有待

而未已者乎然則我尚何悲乎夫惟周衮旋待於公歸商霖更期於説作天下之有望於公者以此與夫識公於四十年之契闊而遇我如旦暮之頃訪公於千餘里之鍾山而輙申我以縞紵之好吾之有得於公者亦以此而厥望未償撫惠方爾一旦歸窀於漠漠之九原功業之及人者未能幾何而塊獨遺此平生則吾尚何可無悲乎噫嗟公乎庶其來舉予觴乎尚饗

又

嗚呼麟鳳儀游忭舞走飛傑立一世有公於茲江河取東吞吐源委滋物洗光非公而誰自古在昔革制實難睢盱回泬衆所共恚或拊而跳或諗而讙京本作讙及公有為卒底於安久矣聖經理欝弗通傳注披披帊覆帟蒙緜漢迄唐大陊厥宗及公有訓孰敢啍訌奎輝不揚蕆我文造冗長戚促孰訂孰攷朱藍等姸鏤句雕藻京本作鏤句雕藻及公有作霆翳一掃始公熙寧實舟蕃錫大賚天子是優著蔡國經天子是諏人謂公進說商旦周公熙

寧季以位告去孰視富貴擲如遺屣我徂東阡甕牖蓬
戶人謂公退留侯疎傅嗟嗟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道
未稅先柅壽則大耆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僂指曩
予晚遭公力是藉方公長往余弔莫暇音徽永沫碎影
何謝長跽薦辭播哀修夜尚饗

祭鄒通直文

嗚呼誰非豐財稽德則匱君裕於德而不財愧爵以恩
敘莫能生存君侈於福生以爵聞孰昌其生孰耆其齒

彌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東有嗣歸旐髣髴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王夫人文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内則閨閫視古無愧亦有成烈柔閑靜莊是訓是服粹完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暉字弱撫孩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赫家聲龜組侍傍惟夫人之榮終始一德惟琬惟琰凡弗能者冝夫人

兼百齡飄驟至比隙駒八十於兹誰夫人如丹旐有翩
指日徂南溥醊薦辭庶其無憖尚饗
又
伊死生之大變如索綯之糾紛拾永年而歸全斯足矣
而何言懿夫人之閱世亶宜家而淑温成夫子於佽助
廸終吉而純純粤平時之里閈爭挹蠲而取芬如聯章
而駢組鬱焜燿其閭門方視古以驍烈豈長訣之足泯
瞰閩山之嵯峨指歸途乎穸窀遞哀音於素飈綴慼嗟

於路人跽陳辭而一醱庶髣髴而臨存尚饗

又

猗歟夫人王宗是媚如裏斯禶裕我中饋亦有就德靜

專柔懿亦有侈慶厥緖昆裔婦順母儀終譽來暨播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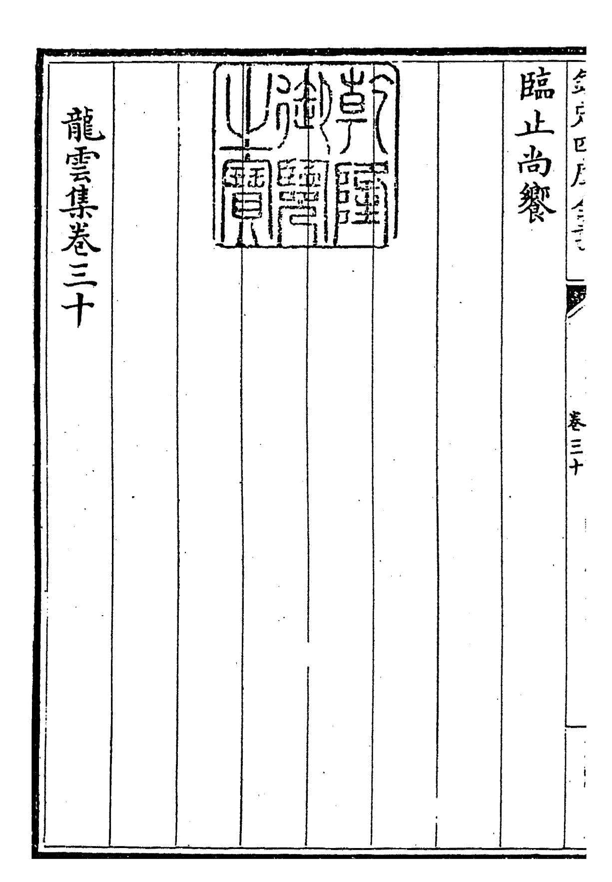
里閈不能者愧人生孔艱十五夭瘁天不畀年而夫人

畀舉世患苦衰落凋替紳緌聯聯夫人門地昔孟母賢

實惟訓子其間寂寥今則高視峩峩闔山寵藏是啓指

期斯復式筵式几靡誠弗將亦職惟吏矢辭侑觴尚其

臨止尚饗



龍雲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雲集 卷三十二 附録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曹躍淵

龍雲集卷三十一

宋 劉弇 撰

墓誌銘上墓表附

高士何君墓誌銘

上嗣位之始詔中外得言事未幾四方章輸登聞日以百數天子仁聖幸加惠臣庶諸誕謾亡益於治體報罷貸弗按而其間剴切世務赫然號能建明者録用如治

平四年詔書是時以言起徒步自太學生何大正始大正自言始吾毀齒而亂吾父不轉之南畝而坐之門側之塾期我學也及束髮而弁也夕去吾孺子而朝伍之成人期我躬行也遺我如此與財孰多又曰方吾父棄養惟不肖嗣人不克立不能侈大窀穸事使親客淺土萬死不償責今者南歸幸蒙天子厚恩遷奉適其時宜得銘播幽用追補前儉陋失先生始嘗腆遇我且有文敢以謁弁曰是則我不可以不銘君諱受字持謙姓何

氏世居陳留太平興國中有出為韶之仁化令卒官因家焉者於君為四代祖王大父諱世隆王父諱選考諱真江嶺閒俗神地理而王父善讀青囊書閒語術家曰試為我求靈淍福岑益光大吾後者不議費術家曰有是在南安之横浦驗如言卒徙居之故君遂為南安人自仁化後三世不仕而君好學略通大義不類他隱者借高士名以文撼有司一不契投筆硯絶口不言進取少時侃侃自將孝行高里中族姻有弗槩於理必引以

歸正雅不治產然喜施雖隱約斥財振人益力笑未嘗壞顔人有干非其意不為動閒讀莊周書曰快人何恨疑作恨吾送老資也晚嗜泉石推知勝處幅巾芒屩勇往不疑里中歲時擊羊豕上冢坐社衆得君乃歡雖雞黍為具䄙閣乜筋須君至乃舉而君亦悠然徑赴未始失意一人太夫人年九十尚無恙君於是六十有四矣白髮婆娑奉旨甘挈節適親亦對之歡然有壯子孫愧弗及者内外艱幾滅性更外除柴甚猶不御酒肉人以為

難元豐四年十月疾終於家壽七十有六娶楊氏再娶劉氏皆前君終四男子如珪如璋敏求大正大正賜進士出身宿州司理參軍初大正游太學無來資敏求曰無苦吾繪事當可辦因俱留京師十六年竟就其第女子四人皆已適孫男二人曽孫二人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辛酉舉劉夫人合葬君於大庾縣玉池之原君長於大小篆傳神山水得意處自成一家嘗評李斯陽氷篆如嚴諸侯助祭凜凜不見跛倚見闔立本凌

烟功臣像王維輞川圖曰元子去世誰復識常山蛇形
盖以自況云何氏系出武王子叔虞其後十一世曰萬
食采於韓春秋傳所謂邘晉應韓者也秦并韓子孫散
處陳楚閒習訛音謂韓為何故有何氏銘曰
噫新居清柬秀儲固護而發紓噫若德有蔚其特行
施而龎碩斯祉斯𧷤覃我昆來其尚多乎哉

居士王君墓誌銘

紹聖三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居士王君以疾終於其家

之正寢既卒哭矣其孤廷彦書謂弇曰天以釁禍酷吾家諸孤罝弗譴而鍾吾考吾人雖相與抽摧殞泯顧萬萬無益逝者獨求世之名能文者誌銘墓傍尚裨信且有攷此其為終天慰何限敢狀以告弇於王氏實元豐同年進士又嘗獲拜居士君則所以欵識之是無易我者維太原之王系自仙人子晉其後顯者間出有以戶部侍郎終郭周時曰朴者於君為五世祖宋有天下侍郎之支子始徙江西之廬陵遂為廬陵人君諱九疇字

建中曾大父諫大父邈考堯遠君四世不仕而君尤以隱德髙鄉閭方尚少資警敏已如成人加壯而端毅沉默雅不喜設飾平居退然若不預事及事至求辨揣機括立發取無負類智數者而不恃也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屬疾彌年醫藥護視未嘗輙去左右至廢寢與食迄其終無少㦛者皇考之喪會君在道及訃聞一慟幾絶其後嘗以為終身之戚時號慕隣里為之感動先是朝士恩他姓子以後已者加長矣晚更得子則寖欲奪愛

斥之取謀於君君曰恩之誠若妨嫡正使不為嫡妨則是子去將焉適奈何忍欲為忍人事耶朝士愧而止聞者義之嘗浮洞庭會天暴風人有以舟塾湖波中丐援溺聲甚力更數舟皆奪氣睊眙自脫引去獨君奚疑危赴急視飊濤若平地或止之曰俱死無益君曰使我援彼而死亦命也賴以獲免者數人其仁心類如此始君頗亦有志書史間晚為生事奪去緒業不卒而一時交游皆君子長者遂以問學啓訓諸子至躬自督約嘗曰

吾其斥大門閭須吾兒車蓋容入耳他非所冀也自宣義登第君益得自放家事一以委能子時時從釋老之高躅者遺累捐縛等夷死生要使身世無毫髮恨急人之病如救災灼里之爭辦者不以干吏而以不得直於君為慊初君不嗜酒然客嘗滿門人人皆得其歡嗟夫雖古所謂仕焉而已歸教其鄉里者亦無以加此壽七十有五娶蕭氏子男三人曰廷堅曰廷彥宣義郎知江州湖口縣事曰廷老有文學累薦舉女二人適呂仲元孫

愼徽孫男七人孫女二人皆幼以十二月庚申葬於儒行鄉仙桂里三合之原銘曰

前乎此流澤則長後乎此蓋闡以光有攷者德而斯允斯臧卉奕新阡既協吉良有徵者是為王姓妥安之藏

劉伯景墓誌銘

伯景别余之一年補賀州富川尉又二年而訃至豫章余哭之如古所謂哭朋友京本有者字最後得其臨終數百言曰吾疾勢憒憒冀少日有瘳而自項來殆不可力青

衫黄壚此自吾分不可京本作決不復作兒女悲京本作態但生平百不一究吾藴萬不一償吾志後當有為我不平於造物者必徵信筆使我沒齒無滯懟淹恚將非子耶嗟夫君之寄聲我其有以也夫是則前期襃次論列附銘左方宜無愧君姓劉氏諱戩字伯景吉州之安成入曾祖義總祖文爽考俊皆業儒蓋不仕者數世而至君考益以時譽高諸劉晩復不偶既而語兒曰得志固不在吾兒乎無為久遷場屋即盡取其所藏書數千卷遺君

使讀君以七歲聯其父詩亟有忠孝語聞者咨尚號里中奇童及就塾經目成誦日數千餘言至撓旁兒書孰之示有餘敏壯歲諸書蓋無所不讀能不違（京本作苟）於去取始讀前漢書萬石君傳慨然撫袠曰真得師矣至汲黯則曰與人意闇同他日視舍辟攬筆大染曰萬石君是吾師也汲長孺豈欺我哉時以為名言性樂易不事詭激甘臁非出自其已不以餼親丁内外艱柴甚幾至滅性歲時典（京本作展）祀悲哽若新有喪者雅不喜治生視

貫粒空匱裕如也與人交初時微泛會不可意決不復噂噂相取附客至一室蕭然焚香酌醴取適而已曰吾敢以樂惱憂乎閭里慶弔夙而二字京本作必先曰雖微我人其忽諸先是里豪有伯仲議睽居知君有信義相與持籍從決之陰約君曰誠使我得善壤願效奇貨君笑謂曰子欲以是疚我耶卒謝絶言者愧歎以策試禮部第元豐末進士特奏名釋褐假承務郎初君弱冠旅貢士遊京師一時士大夫爭傾蓋推轂期以膴仕而施厚得

嵩將肆復蹟者迨三紀晚收京本作取一官而君白首矣及之官富川事巨細悉力審處遇煩拏立辦無留敏有弗便徐為剖決引誠忼慨言毅質仁大吏以此多之疾之日太守鄧侯飛書官舍問狀所以勞良苦勉醫藥甚至語家人曰侯誠惻我無量但屬不應得此疾雖革永訣語尚可料理復索紙作書僅成擲筆而終鄧侯得之愕且痛京本作慟曰天奈何奪我佳吏乎年五十七諸孤護君喪歸塟順安鄉厚山新塘之原娶王氏前君謝世再娶

黄氏子男五人公度公量公肅公偁公顯令為名進士女二人適進士歐陽燮許世延孫男三人大受大成大順孫女六人尚少有京本有詩賦字文集三十卷號無閒集藏於家始君無恙時有仙女來自臨賀自謂陳仙嬌仙當下時不復形聲數漫粉壁畫字書自見作詩遺人多禍福意恉雖隱後畧無不驗者嘗從丐詩得四十字有青天蓋遠山黄河流白水語人皆賀君得吉贈君既疾始怪京本作悟其語曰青天蓋遠山千里歸塋象也白水於文

為泉合上黃字為黃泉死徵也嘻陳仙命之矣尚何逃乎已而果然又貢士劉瑗君髻年時里中友也有斷金契君補富川而未赴也一夕夢與劉方轡從以輜車若取道之官者他日以語劉劉戲應君曰復使曳方袍從君後乎夢不閲歳而君終君終之一月而劉死矣其精神京本作誠所契如此君别余以元豐八年七月之十日終以元祐三年十月之十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之十六日云銘曰

材則長得胡啇南圖收西崦廹誰執咎莽難測厚山陽
厝真宅厥有子可無戚

鄧夫人墓誌銘

有懿行女子從其夫之官元祐八年二月二十有一日
以疾暴終於莆陽司理參軍之官舍者曰鄧夫人世為
南劒州沙縣著姓父砥有隱德母曹氏姜氏而夫人則
曹出也生二十有五歸同郡陳君全始夫人少時子之
者裕於為親及歸陳宗婦之者安於為舅姑而夫若子

初若不計其慈順既而亹然有聞則中外族姻至有力循疾放而弗逮者資淑柔靚莊所以督約其身甚備平居無隋容不妄笑語不以家有無累其夫然夫亦以此取辦其加於人一等每如此謂陳氏斥大方未艾而奪之年使不克遂其志之思以歿天之戾乎人其亟哉壽三十有一二女子於是莆陽君謂弇曰歲十有二月十一日甲寅於辰則良得故鄉之北阡於兆則吉圖吾妻之窀穸於是法宜得誌敢以諉子嗟夫弇陳執也義不

得默是則誌夫人且詞以哀之無若我者詞曰

夫何天之不淑若人兮禍忽趾乎福先變索綯以樛蔓兮一瞬泯其百年撿蛾眉之脩嫮兮閟鬒髮之連娟痛未朝而晞露兮奄先秋而摧蘭佩璆然如鏘鳴兮衣霞帔而馭翚褰淹留乎下泉兮曽不以夫子之故神濯濯而長蜕兮形膠膠而弗寤愀繐帷之寂羃兮邈生平之笑語邁幽宫兮莽不追睇龍津兮還翼異疑作婁資羌敦古兮寓恫悲鋪懿鑠兮視吾辭

歐陽文叟墓誌銘

弇綌聖丁丑舟而北也文叟疾良已過之訣語弇曰老不貸我脾腎舛且弱間得上浮中乾之痾在法茲謂土不勝水肥醲甘脆仇敵我而燥石腐梗以劑名者反若子弟之左右侍也凝泣焚煎磣胃戕腸又數得醜夢決不久客人世且脩短自吾分獨平生隨手磨滅念之令人不置片石揭幽知我且文則子在他日誠不能無萬一冀弇驚謂曰無苦君會當有健時奈何驟作不祥語

是冬疾復作明年六月乙酉果不起其孫自廬陵走一介以書來京師請銘曰兹吾父志丈人謂何於是為孜次致政蕭侯元卿所為狀泣且叙曰君姓歐陽諱通文叟其字也世居吉州之廬陵為右姓曾祖諱壽祖諱鵬考諱居簡皆不仕君閑爽樂易少時炳炳類夙成者就塾日課書千言塾中兒皆出其下生九年而孫逮事皇考而弗得則取其尤篤者孝其母夫人弟其兄監簿君又二十年而長其家復取竭於其母兄為未已者友其

弟慈其諸幼於是閭里翕然難君所為既稱慕之則間又愧其不及熙寧中天子黜浮靡始詔取士本經術異時廬陵應書幾三千人雖盡斥故習然猶窘成説場屋成筭莫適主而君獨晏然類無事者一出輒上列聲譽益籍甚明年禮部報罷歸則盡出家所藏書千餘卷羅諸庭曰是豈不足娱老何至從少年計校後先掠場屋美耶即又與其配京本作妻約曰歲時祭享我則不可使菲不繼伏臘醫藥男若女婚嫁凡若干中外親戚慶弔問

遺凡若干費則有程矣餘悉付饔奴使我得盡意賔客無留為也居喜客雖出天性至不可得而親塹限崖設不少貶降以是門無雜賔所與遊皆一時士大夫晚度舍西南地築愚堂居之自號逸翁時時杖屨還往賦詩壺奕撥置世故取自放盃酒閭戶外過客絡繹京本有從字不厭也其達如此今夫利徒風船雨轎逐什一乾沒走貪死貨長年無須臾閒愚也孰與深居嗇出泰而家者仕宦者卒然相遭必顰蹙呻吏弔唁縛羈靮繩墨食不及

下咽捉老決去就反不忍以蒼皤易朱紫惑也孰一作或不與食先疇無愧色者之二人者固得矣而胥失也文叟生不爲京本無此字世用間取則多固失矣而獨得也嗟夫此其爲無負歟壽五十有九明年冬十一月乙酉葬君儒行鄉潯源龍坡塅娶劉氏男子三人曰伯虎則請銘者也舉進士有文學曰叔豹曰仲熊尚幼女子二人長適南安軍司法參軍蕭世礪次許嫁王氏未行文集十五卷藏於家初君之隱也今給事中范公鏜過其家留

詩道舊繼而作者甚衆通守徐君常校理盛君次仲皆以文高君行而又嘗記愚堂者弇也銘曰

涇吞渭滌如命何惟其自視不婞娿闒茸暢轂珮玉瑳哲謀肅乂辱詆訶從古已然尚胡嗟烏黔鵠白寄一呵蹇竇收影六籍哦其孰榮盛孰坎軻末年齋志在澗阿以此易彼得孰多嗟吾文叟嶷且和壽弗克究理則那惟名與實不滅磨視吾銘詩尚無訛

蕭孝廉墓表

熙寧四年夏四月丙子有宋篤行君子蕭君以疾終身
是歲冬十月甲寅得縣之儒行鄉留陂原以葬而後二
十有二年壬申之六月其孤公厰之游劉弇實表其墓
君諱汝為字叔展吉州廬陵人警敏莊裕子親弟長慈
下而睦疎巳自其兒時有間而加長則寖以文學見稱
於伯父御史公每曰是兒必張蕭宗君讀書取大體不
譾譾窘章句喜讀西漢書會得意卷彌日不去手為文
若陰與筆計語千百抽楮立就奔壯卓詭初不自收束

徐則宿理蓋矗如也剞方揉圓略不露斧鋸痕跡其工如是於是人謂君方將㒳飛黄騁長道脱驂解服蹀躞燕越取萬里寄一躍中意弗蹶其在此曾不中道而適得蹶焉則咈哉天其不卒於畀材而戾之亟奪之果也先是歐陽文忠公過七里院得君所為記龕壁間者讀數四不釋曰筆助疑高古作者正如是矣其題四明奉化之浮屠壁也至謂短綸不釣深弱弓不中遠張賦科蒐廊廟材疎矣丞相荆國王公時為縣於鄞一見以為

得當世利疚意君於詞賦絶人遠甚然居常薄之異時廬陵號天下士區應書者紛以千數有司募處操鑿枘契圓方索來者氣君坐囂譁中題經目無巨細即一揮有司輙稱善以故連三冠多士廬陵至今號青錢解元以方張文成云君貌瑰整望之嶷然若不可親人相與處久益不忍釋去雅疎財京本作賂所至不計貲寡多應手一空雖大穀弗靳也急人危難若出自其己士從學嘗數百人悉得其所欲晚益嶁嵯間語人曰古所謂正可

坐之丘壑中者非我謂耶舍旁近有溪因命曰潛溪即卜築其上自謂潛室琴書杖屨自副若無預茲世者熙寧初天子起有道士逸田野間者衆謂君曰盍應諸即件名舉君孝廉郡守以聞而君死矣享年四十有九娶楊氏三男子公望公球公礮四女子皆配仕族有集三十餘卷藏於家蕭氏故長沙人廣順中有以馬氏亂徙居江西之廬陵自諱儼者始於君為遠祖至六世諱定基者始起家為材御史與君皆出自曾大父諱渙而諱

良輔故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者於君為大父諱化基故虔州贑縣主簿者於君為考自君以學行髙鄉閭蕭氏世益大成材者相踵云余哀君以彼其身卒侘傺不遇以死也於是系以辭曰

謂獨君壽兮羌孰得而材之謂獨君侈兮胡反脩齡以促期眇莽冥默兮孰職孰尸曽不慭夫造物兮彼死生亦奚以議為嗟嗟孝廉兮有赫厥輝般考彚以宅粹兮噤不得施世故飄驟兮放乎一歸顧有以遺其嗣人兮

敻煋爚以歲兮雞得未為賸兮失非所羸播辭隧陽兮是毋可悲

龍雲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龍雲集卷三十二

宋 劉弇 撰

墓誌銘下 碑附

王君章墓誌銘

熙寧中君章子從余游因抵書徃問安否恨不及邂逅相與締一日之雅以謂徒咫居不知幾何時能相即也既而君章報至悃辭闊幅庱若引退者之臨顯人因撫

書自慰曰吾雖未及見已知其為長厚人矣越明年道過吉水因踵其家而君章適與其子皆在問勞甫畢即握手把酒引滿歷歷語過眼事若當疑故知已然殊相歡也又明年余將赴試禮部而忽有以君章訃聞者始而驚中而疑且信曰孰為君章而止是耶彼痼者之與癯而弱者惟不能時飢飽完守京本作寸氣病之相攻乘不在腎腸在膚腠甚者或內燺發熱以至精液漸京本作澌涸亟終以待盡死無足怪也吾始見君章時齒方剽剛吐

言烝烝體豐碩而氣浩博以為借使冒犯寒暑凌衝風濡曉露猶得為無恙人奈何一跌不救遂至於此是可無悲也夫君章其字也姓王氏名袞曾祖諱昇祖諱澄父諱律方君少時已有老成志雖與兒童相遨嬉未嘗妄發及壯尤慤愿事親盡孝道視其貌初無崖岸邊幅即之蓋敦如也始嘗用詩賦進取為交游所推致連三試無所遇而會朝廷更科因操其所為文悉焚去而更習經義又兩試不得志人或疑其廢罷君獨以謂士守死

善道得時不得時正在斯須間耳顧吾所好者何如坎壈不足道也尋復欲應書而以祖母服不得就既而君之父卧疾寢革家人惶怛忽忽不知所為君因密禱於神願減已筭以起親疾一昔拜下至忘去寢食而君之父果京本有小字愈方且以為有助而君以驚憂得疾矣將終家人環而泣之曰寧復有遺憾耶君徐曰吾平生潔廉慎重絲衣粒食無不可意者獨恨親已老惟是甘旨滫髓之養不可無壯子弟在傍今也一至於此正恐死

無塞責耳言訖而終時元豐元年戊午九月十八日已丑
也享年四十有二娶高氏子男三人居方居實應進士舉
居玉尚幼葬君於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鶴卵洲者明年十
一月二十日甲申也嗚呼件其事以揞諸幽是誠在我銘曰
紛萬類兮莽不齊窅翕忽兮更驟馳生聚氣兮孰使為
死一跌兮尚誰尸猗君章兮焜陸離藹方剛兮志倏違壽
胡嗇兮邈難追慶貽後兮理則宜揆幽宅兮歸有期綿永
久兮存銘辭

王公權墓誌銘

王氏世居臨川其後有徙居於廬陵之吉水者曰俊於君為五代祖自俊至君中間皆不仕而王氏遂以富貲號大族方君少時已能從學在交游中若將果於自奮已而寖為事奪志卒不就因聚家藏書指以遺諸子曰孰使為此而不可得者非命耶於是更留意治產不為橫費以撓生事先疇所入輙取其贏餘為歉歲備儲蓄寖廣雖家人輩有弗知其寡多者居無幾何遂以富擅

閭里貲産至數萬計熙寧中歲大旱民間穀皆前此費
去而君冢廪庾相望所至皆完實客有謂君曰乘時之
急以牟大利舍此不為其孰為者君應之曰且誰非食
以為生而使吾坐視殍殕為自安計又幸其乏時以取
倍售誠不忍為也於是悉發所藏穀為平其直不當價
之十七八遠近賴以活者數萬人縣有學舍湫隘弗緝
至棟宇敗撓至十數歲無省視者君為白官出私錢十
萬與里之仕進者同首其勸學遂以成畢其時有恃君長

者為可犯者數出詆欺且欲因有所求以為君初殊無計較也至則悉為披露底裏使無能出意外既屈伏轉以好語謝去人以是多益畏愛之君為人寛徐和裕善自整持平時似不能言者及遇事一發決無有退轉意自少年已知生計未易就及晚年反更豁達喜施與親賔過從每張具惟其可者無不為也遇人有禮尤以誠信自許居家無小大一際之以和未嘗鞭訶童奴尤喜勉子孫以學至躬自督視恐不得當其意元豐元年夏

君偶得疾既而小愈秋疾復作諸孫方就試鄉有司亟欲馳歸以侍而君逆使止之為萬萬無廢進取吾疾會當有愈時何歸也其急善如此先是君居母夫人喪既數月矣方在哀戚中而長子繼卒念偶失壯子在傍相與併力當後事因摧傷感慨疾遂大作竟以其年冬十有二月三十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一君諱律字公權曾祖敞祖昇父澄娶胡氏子男二人袞先君三月而卒次曰中孚女一人適里人魯國尹早卒孫六人居方居

實居正居易居安安止曾孫三人長曰無悔餘尚幼中孚居方居實皆應進士舉以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酉葬君於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安國山之王秋原將葬其孤中孚前期踵書謂余曰惟是先君善狀將子辱也其無辭銘曰

不獨臧厥身亦有以遺其後嗚呼王君孰謂無得兮斯可以為壽

沖厚居士劉君墓誌銘

劉氏之裔其來遠矣至晋劉遐為安成太守子孫世居

焉為甲族有令望園冠而為儒者十常八九遭五代創
攘之亂變名拉族毀迹避難史失其傳而無所於考吾
先乃隱居於龍雲下村之陽至伯父斯數世矣伯父諱
贄字叔獻雖非儒者然為性厚重尤疎於財其發言論
不事修飾而類多中理雖宗工宿學往往有不能及者
時之聞人皆以沖厚居士稱之議者咸以為實録焉叔
父少亡伯父與諸季父皆幼伯父事吾祖以恭而成諸
季以義至於以恩撫宗族以禮接里人其尊卑上下皆

恂恂而不失其序愷悌仁厚之風藹然於鄉時之老成教其子弟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伯父為法曰為人如劉公足矣鄉人有爭訟之不平者不聽有司之令而聽伯父之一言犯有司之刑不以為恥而以不得於伯父為愧嗚呼伯父之居是鄉非有政令以驅人之從已而能至於若是者殆古人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雖然此特伯父處已有如此者若其以詩書教子以禮義成家選道德之學為聚於里中士至於貧而不

能以自給者悉有以饋之縱過逢亦必燕留朞月及謝去隨其緩急戚疎咸有以濟之由是英俊多歸焉而戶外之屨常滿矣雖朝士大夫亦嗟美稱頌至為之交者簡書通問遞不絕傳此伯父之得於人者又如此則其謂之冲厚也豈虛言哉雅不嗜酒每遇賔客列席張具笑談委曲客不醉不止人皆歎其至誠而不倦也元豐四年八月五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八其年冬十有二月某日葬於本鄉灣潭之官山娶彭氏次娶陳氏皆

大族子四人逢邀若鈌若中若鈌嘗預薦名女四人男孫七人女孫四人曽男孫二人噫伯父之子孫可謂盛矣其不仕者則克家有立而從學者皆才器雄偉名聞於時而吾宗之大未易量也惜乎伯父不見其子之成就而逝矣㚡於伯父姪也知伯父之事詳矣其子若鈌請銘於㚡儻固拒誰之責耶遂掇其實以誌其墓而銘曰

仁哉伯父沖厚以稱方寸之内至虚且明安時適分不務

外榮惟知教子延禮羣英六十八歳俄頃夭壽人之大患在乎無後公以慶流詵詵之祐刻銘於兹用傳不朽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吴興姚府君之夫人張氏世為通州靜海人曾大父諱毅大父諱臻考諱日新皆韜晦不仕皇考後用子景山太常博士恩贈大理評事夫人性孝謹方尚少嶷然有立志而柔閑靜莊有足以式閨閫儀文士不獨其父母異之雖父母之族姻皆曰女子

如是難於為傅姆者及歸姚氏也用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而婦道之成有加於為子道時在中饋朝夕羞以進惟謹旁無佽助能不怠以止不獨其舅姑材之雖舅姑之黨皆曰為婦如是難於為娣姒者其夫曰吾配順以有正是能君子我者也其子曰吾母慈而節是能成人我者也於是出乎其里閈從其夫子遊且有舊者皆道夫人之能及他子婦母女或爭慕之或歎不及則又相與言曰果也初府君學里中號有志尚念非遊四

方所藴終不博且出入下夫人歸纔閲旬即勸使行曰

家事非所以累君府君用是事進士列為王官遭廷尉

平之喪夫人與府君往且辦事比壟客就食野次人數

多已而夫人取食器償始嘗與假者至親為㵸滌會天

冽寒甚觀者難之而夫人方自若盡給而後已府君喜

施與愜賔客過逢而夫人尤喜傳會不為絲蓄粒聚計

顧家無長物泊如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以夫貴邑封

壽安壽六十有二以元豐五年正月某甲子終於其夫

官舍葢先府君七月而亡六子男曰洸虔州司法參軍曰滂蘄州蘄春縣尉曰汲滌沆澥未仕五子女適泗州司法參軍應昭若江寧府當陽縣令阮之武知南安軍大庾縣劉敏修常州無錫縣丞沈倚一女未嫁於是其孤滂抵書於廬陵劉弇曰先君雅知子者子於吾人宜不簡將以元豐六年月日塟吾先君於錢塘履泰鄉湖西村靈山小原舉吾母夫人以祔也惟是辭不可闕非子尚誰可屬銘曰

於惟夫人協吉作嬪媚於姚宗教成閨門躬行斯何惟德實有宜家斯何不海不疚學能劭其夫之才喪以致其親之盡將子若孫克紹厥訓俾是銘詩庶其不泯

劉先生墓誌銘

君諱康夫字公南姓劉氏福州候官人彭城之劉系漢元王交其昆雲有為隋東萊令者避地南華築堌居之號劉堌於是有南華劉而四世至唐以童子起家宰相曰晏晏之兄暹累官秘書監汾州刺史君其八世孫也

五代時曰伎者避馬氏亂自鄂州節度判官舟其帑家溫陵生文濟王審知以女歸之終吏部郎中遂為閩人曾大父諱闕太子洗馬致仕大父諱若虛以文章知名祥符閒皇考諱奕有經濟材皆終尚書屯田員外郎君兒時秀整有成悳書千字輙誦如所嘗熟者其在鳳翔也執經從講師退而覆之不失一字皇考終丹陽有哀其貧者欲厚賻之君收涕曰名為賻䘏孤實疚吾考因却不受莆陽蔡公襄以故人子過君一見拜謂母夫人曰

佳子善視之而里人周希孟有重名尤器君希孟號四
先生之一者君至性絶人服二喪盖不飲酒食肉衣帛
者三年罄卧内所有買舍與其弟居後屬他徙指屋以
告曰留以庇汝家人無敢言者常曰不妄許與遇貴勢
非其合引去不少貶茨椽萊徑陶甄椑杓對之歡然終
日不知為貧約也異時守臣以君應治平初孝廉詔書
故事監司列名有不孰君者論之見君卒不見明年始
上君名有司執後時報罷論者惜之程光禄師孟之為

福也奏取州果園隷樓店務實欲授君館且使倣入者歸其贏君牢辭不奪程對之歎息民有奪君田舊請於官者部使者不直民歸之有司君抵書自言不願校卒以畀民熙寧中五路置學官廣東安撫願比廣五路得君為學者師朝廷下其事君例進志述二十七篇翰林學士沈公括尤稱其文諸公間君讀書先理詣後辭說大率於諸經最長霾披梗斷推見聖幽為文亹亹有真意似其為人閩越雖妄愚者不計識否皆謂君先生以

布衣涖府學事垂三十年門人至千數登王官者十二三晚益肆志經術急勸講凡再主泉學不閱歲遍五經雅不事詩賦便君者迫使應書君强為一出輙冠多士其程文雖若不刻意聲病家遠不逮也始元少保絳帥閩薦君行義不報及後貴用事然終材君甚章復數上又不報元謂人曰吾責塞矣元祐初禮部上君格應奏名將行謂人曰明年歲在辰吾其已乎然欲止則不得陛試之一日君果屬疾又一日以不起聞既而天子第

奏名士方假君承務郎而君死矣聞者痛之於是其孤知至自惠安尉星行䕶其喪以歸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將塟君懷安縣太平里螺峰之原壽五十有五其集有經訓雜文古律詩合百卷夫人黄氏朝奉郎嘉會之女有懿德男子四人知至强學説學敏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方次適周孝嗣皆進士三尚幼知至以專經第元豐八年進士於次為最長前期走書來洪請銘曰子知先人宜詳敢泣血以累嗚呼先生哉禄雖緬諸身世

猶榮其名弁也勒詩禪傍其敢後銘曰

彭城之先系自元王垌居南華東萊洸洸有睢四世晏
遲嶷唇擲組來泉實始鄂州嬪我姬姜吏部之休揭揭
公南閩公昌孫天碩其禀肆深雄渾周哦孔嫺編聯纛
東乜箸紳屨邈有餘躅如彍厥張注以大羽殪光疑之
迅遏於穿魯孰熾之膏孰根之腴孰窘其豐孰蘄其須
有慶則覃有子則克有銘播幽有安斯宅

觀禪師碑

閩粤右浙左番禺壤廹而民稠男子資秀頴力疆自好則起而為士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焉然佛之徒自其童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繞一祝髮即拔跡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懸脱梏躍出塵表異時匡廬瀟霍布金之肆諸以禪擅天下多閩粤人至閩粤則其望僧反不逮他處而數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莆之妙應與夫福唐存備之徒盖無幾顧寂寥不聞之後能踸踔到佛是其尤偉而有如師者出矣師諱令觀俗

姓黄氏莆田人生不茹葷年十三隷廣化寺禮師繼隆十八受具戒略通易孟子老莊諸書已而撥去聽講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駭然大悟曰世徒傳當年圓覺之圭峯何知不有今日楞嚴之我耶未幾得寺之安養院折節坏户而居之標尚質素語終日不妄出口非有廹致或竟歲未嘗倚閭閱大藏經更數返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哀病者而急阨窮呪食放生無不為者貲不逮必解衣就質無難色佛事身朝讚夕燈者五十年不

驅蚊不搔餧虱不以匡衆為巳任人或戲之曰懡㦬乎觀公奚事爾為師曰吾非懡㦬者正恐坐此得懡㦬耳其密意警人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當過我亟具茗果衆疑師屬疾語迷謬旣而人有賫像自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傅金羅漢也暮沐浴黎明更衣敷座集衆若辭世者曰勉矣毋負吾佛語巳抵掌就寂是日愁雲曀空羣鳥鳴悲實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頂猶温其首盖俛而復正

者再用天竺法荼毗於寺之北埛火行有異香收燼得舌根不壞觀者駭歎其徒塔之夜有光烱然自荼毗所屬塔中如往還狀又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悉發光耀壓石掘土無不得者而不窮也旁近民至取以售用於是長老繼諸狀其事詣余曰凡剃而緇者決生平功行每在於臨行拘縱之一靈最後灼肌之寸燼耳燼餘佛相既得之觀矣將侈觀之傳使蔓於後子則不可以徒默連三請益堅既而曰觀之事赫然可

喜如此而諸之請也不徒知觀又知余則仍觀之傳當自諸始而余其一也係以偈言曰

金剛寶王祕密藏　實甚希有首楞嚴

了知一切於剎那　如大壯士屈伸臂

衆生盲龜越浮孔　不撥聚散取泥洹

無漏種智安養佛　封礫疑網知有此

起不退轉得安穩　於彼無生忍法中

妙湛圓明大總持　時取惑者藥其病

爰七十載閱僧臘　當示順日屯雲空
云何舌根歷熾然　猶紅蓮花出遺燼
況復得大堅固力　神光去來窣堵波
普現舍利山樊間　尺草寸木皆發色
取如泉源無有竭　蹶石掘土仍得之
歎未曾有葡之人　一切有情悉孳跽
維大禪伯曰法海　伏請偈言為證明
得不思議有如師　告彼來者庶無愧

興化軍廣化寺法海禪院沙門繼諸

龍雲集卷三十二

龍雲集附録

周夫人墓誌銘

劉定子先

廬陵劉弅偉明一日過予書意累紙其辭閎毅悲壯激揚有至感移人之氣大要欲為其母銘德於碑以信天下後世顧予聊落心衰文鄙無足充君意者辭終弗得輙取鍾俟明叟之狀考次於篇繫以銘焉夫人周氏吉州安福人曾祖智崇祖光父藻世為巨室夫人天質秀

穎幼不與族兒羣孝仁静淑女工之巧與夫承上宜衆約躬聽姆皆如宿學智通古今語默不茍年十八歸同郡浦城縣尉劉君劉氏族姻一一敬之舅姑竊語曰斥大吾家儻在此婦歟浦城君疎財厚義而仕不偶晚益不屑意夫人曰牛羊會計下至抱關足以事吾食者古之人皆然何地之擇乎又曰詘一身不足以信道必為可繼盍取端友以遺孫子安可使浮沉宦學白首無見耶君亦為之慨然君欲有行夫人每先其意坐有重客

私出簪帨質錢以廣珍醴居無何君不幸曾未及昏嫁夫人纔四十餘未問生業收書萬卷以授諸子使畢力於學男女之分擇當而止不泰奢侈下之人有過不懲而治門内百索區處若無事遠近士族嘆之爲既補官迎夫人以養夫人或躬執飪服絺紵績紡以先婦子有止之者夫人曰是常生之道在我者也不可一日廢古之聖智所以齊天下之家推此而已至於食功於上則天也吾老矣正欲以此治汝曹奈何忽之晚年多讀佛

書讀金剛般若經得如實三昧日誦十餘逐左右以朱墨積數至盈軸屬疾數日謂家人曰夜夢賛唄鏜鎝迎我梵天梵天何足道此吾夀已夫比啓手足神明晏然略不及他事是時弃以潁昌府臨潁潁俱從潁縣令充洪州州學教授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夫人終其官舍夀六十九四男皆進士弃元豐二年以明經及第龜翁皆有立三女適歐陽書鄧寛蕭樞孫延孫女二人明年九月二十五日弃與諸弟奉夫人葬新淦蔣沙之黄

原嶺近代歐陽文忠公母賢少能知其子必顯文忠出廬陵名業著天下有母之助焉今夫人之子志行問學已如此安知異日不到前賢此銘非特為夫人慶亦使知廬陵多賢母也銘曰

金剛所證　神智上行　口傳心稱
萬境真靜　握為明珠　散為雨濡
德其夫子　不出緒餘　惟是族姻
爾恩爾勤　封樹象閭　墮淚浥巾

黃原金水　英氣之淵　後三十年

錫守者田

劉偉明墓誌銘　李彥弼端臣

崇寧革號改元之仲春瀛洲文伯劉偉明抱病且死薦紳若識若不識嗚掌搏髀甚至殞涕泗胥弔嘆曰於戲蒼蒼孰生此豪人瑞兹昭代意所以黼黻皇猷笙鏞帝暉杞梓儒林丹青文囿為大塊鋪鴻藻與靈氣剖光怪一何莽鹵不少商厥齡哉造物胡為而忍諸君名弁

字偉明鼻祖西洛人唐尾有宦遊江西遂為吉之安福
人曾祖岳祖賢父慥建州浦城縣尉偉明兒時資警頴
誦言日萬餘幼學落筆駸駸類蒲梢汗血駒覘鞭影蓊
雲嘶人謂是洗凡姿異時振天下名中元豐二年第主
通州海門縣簿初恃才不少貶以故人罕知試學官及
銓格聯捷魁等調頼昌府臨頼縣令充洪州教授江表
來書子鱗湊請席沾溉膏馥者咸為擅場儁丁母憂服除
補興化軍録事參軍七閩士夫競捻其標采紹聖二年

改宣德郎知嘉州峩眉縣適遭宏詞科偉明揄揚曰唐人躐是科躋膴仕今幸有玆舉吾為士寒甚當自策足英纚縱翔雲表槖筆玉墀吾何憮一出遂唾手掇之宏詞文礫顟嵒齬自成一種風氣改奉議郎太學博士元符中進南郊大禮賦蔣蔣虖不獨蹂躪班揚要之鼓吹經史丕赫盛時之大典者哲宗皇帝嘉之除秘書省正字今上登極改承議郎賜五品服為禮部叅詳官又改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實録院檢討官偉明之登

瀛也人咸謂宜在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固所以胚胎華
貫權輿遐舉者然偉明氣剛果趯趯不肯後同列人故
甚之俄感疾求補外大臣以實録未竣惜其去已而忽
疾亟丐致仕竟以不起享年五十有五耳嗚呼真可惜
其死也真可惜其死也累贈父承議郎母周氏安福縣
君妻楊氏封金華縣君得一子恩曰孺叅太廟齋郎方
偉明易簀也闢幼未省事妻惸無助間關泛數千里路
僅能揭棺還家以崇寧三年十月八日祔塋臨江軍新

淦縣揚名鄉蔣沙之黃源母安福縣君之瑩偉明少不羈嗜酒曠達表表不卹細節裒書萬卷悉經目自稟安世語記下至虞初小說稗官之書歷吐牙頰間其為文得之天不可躅盖痛欲剷盪痕纇掀抉霾蝕取所謂亹亹不凡者方始揚布直欲踐蹋古作者蹊徑人謂刻削精魄與造物爭後先此豈長生理哉定以文死者必偉明也有文集數十卷茲其半世文爾彥弼生平為握手交今偉明瘞穴中已六秋矣久纒宿草之悲黙韜掛劒

之恨謹為銘痛哭而紀之詞曰
吁厖鴻之眞宰猗顥孕靈毓秀而為偉明羌天姿之傑
跱猗半漢沛艾而疇與嬰睨雲莊以騁遐舉猗蹻身蘄
虖翹英犀渠鶴膝而擁干將猗挾學庠乎蘭錡之兵拊
儒林而超趢起猗振蒲牢於鱷鏗躩瀛洲而擷靈芝猗
跋道而影華纓絢麗藻而爛龍鱗猗將火粉璽艧於太
平睇古作而項背猗眇石渠天祿之崢嶸肆騃雞之怪
珍猗赫紫庭之英塋黃靈詹而惚恍猗樛天道而奚窺

叫帝閽而歊潓悗猗培愴𧺝而填膺胡大化之啚厥椿猗斬鵬翮而趺瑶京齎頑恨以扃九泉猗翳英骨而泣秋螢嘘彎虹而累層霄猗曽克騎長康而上征吁嗟乎冥茫之黙雷猗司厥命而曷憑軫夫君之溘朝露猗脛皃鶴而置形駕言祖鑣以響凌兢猗夐逍遥乎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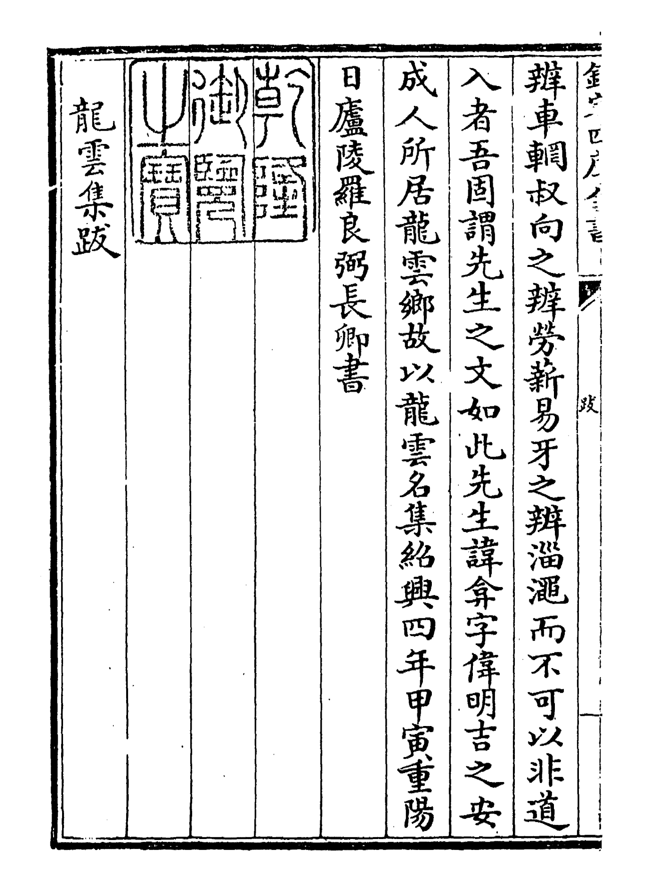
跋龍雲集後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具焉操觚弄翰抒思棲情孰非從事於斯哉而蛩啾鷗聒過耳輙息固無以議為者若夫攬天地之秀族山川之英擷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靈萬物不能榮者一何鮮耶龍雲先生其可謂間世而傑出者矣先生自為舉子時已卓詭不凡文藝出諸老先生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

詞科元符改元進南郊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為相如子雲復出即除秘書省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駸嚮用矣高麗傳誦其文方請於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降年不永竟卒於官其平生所為文漫散莫攷浦城所鋟纔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册尚多不著良弼惜其流落冥捜博訪得彭德源曽如晦等手編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絶句一百一生辰詩

一十一挽詩一十三總三百九十三首本止有三十九首印樂府六表一十七啓五十二郭本無今附書四十四序一十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碑誌一十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為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文略盡矣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如青翰客風彩秀舉如天驥蹻影神理颯灑如喬松弄芝真率徑盡如炙輠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扼熊脰而絶貙膢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

辨車輞叔向之辨勞薪易牙之辨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者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先生諱弁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廬陵羅良弼長卿書



龍雲集跋